

平慧善主编

公案故事集粹

话本疑案

江涓 张军等编撰



平慧善主编

公案故事集粹

话本疑案

江涓 张军等编撰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叶晓芳

封面设计：池长尧

内文插图：王重义

责任校对：张振华

公案故事集粹·话本疑案

平慧善主编

江涓 张军等编撰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电厂路)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29 万 印数 1-132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304-1/G·331 定价：15.00 元

出版说明

在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公案故事占有重要的一席。它禁顽遏贪、惩恶扬善的道德意义，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都令古今读者百看不厌。然而，古代公案散布于各类书籍中，不少又用文言文写就，给今天的人们阅读带来了不便。鉴此，我们约请杭州大学平慧善教授从古代众多的公案故事中精选出124则，用流畅、优美的语言改编成现代故事，汇集成这套《公案故事集粹》。这些故事的来源大致有三：古代各类文言笔记，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古代长篇公案小说及公案戏曲、曲艺。所选故事均含两个内容：犯罪、作案始末；破案、断案过程。疑案、冤狱类则不入选，以非人力因素为主要破案手段的亦不入选。我们希望这套书在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能给人些许警示、启迪。

书稿写作之时，正逢盛夏。编撰人员挥汗苦干，按时完稿。谨向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主编及全体作者致谢。

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李知县错断假妻案	(1)
假尸真命	(14)
谢小娥复仇记	(21)
芙蓉屏结再生缘	(36)
青楼市与红花场	(51)
五岁儿暗破窃贼	(68)
十五贯奇冤	(80)
巧断金钗钿	(92)
画轴之谜	(108)
一鸟伤七命	(124)
库银失窃案	(136)
石灰死婴	(149)
弄假成真结良缘	(164)
一只皮靴	(181)
祸起一文钱	(200)
火烧宝莲寺	(221)
合色鞋的秘密	(232)
李玉英狱中奏诉	(252)
父子之盗	(274)
义妓严蕊	(287)
东廊僧因幻窥凶案	(297)

许察院明断命案	(310)
连环套	(327)
红颜烈女雪夫仇	(338)
兄弟友爱雪冤狱	(365)
老鼠肇祸	(380)
妙释戏谑冤	(395)

李知县错断假妻案

明朝万历年间。一日清晨，徽州府休宁县衙门口人声喧嚷。只见一对老汉互相揪拉着、推搡着，一个口中喊：“你还我女儿来！”一个嚷嚷说：“你把女儿藏了起来，想赖婚再嫁，反倒来诈我。”四周围挤着一群亲友、邻里以及看客，议论纷纷，众说不一。原来这两老汉是一对儿女亲家，女方姓姚，是荪田乡的；男方姓潘，是屯溪村的。两家结亲还不到两个月，怎么会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了呢？

休宁县李知县听得有人击鼓告状，便升堂问案，将姚、潘两老汉传唤进来，查问事由。

原来姚老汉膝下有一女，名叫滴珠，生得如花似玉，姚老汉夫妇视为掌上明珠，今年芳龄十六，经媒人说合，两个月前嫁给了屯溪村潘老汉的儿子潘甲为妻。这潘家在村里是个大姓，也稍有田产，但因家道中落，潘甲不得已弃农经商。新婚夫妻虽然你恩我爱，但迫于生计，加上父母催促，潘甲只好告别了娇妻出门做买卖去了。姚滴珠从小在父母身边受娇宠，新到夫家，每日除了烧饭、洗衣等家务外，还要服侍公婆，本已不习惯。偏潘老汉夫妇十分嘴碎，又难侍候，稍不遂意，就唠唠叨叨地数落个不停。姚滴珠哪里受过这种委屈，所以常常暗自哭泣，只想回娘家去，向父母诉诉苦。只碍于过门不久，不敢任性。一天滴珠因身子不适，人懒懒地起得迟了，那公婆又不知体谅，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轮番

数落起来。潘公说：“老公出门才几天，就害相思病啦。”潘婆更刻薄：“好吃懒做的婆娘，只配去做娼妓喽。”滴珠实在受不了这种辱骂，一气之下，起了个大早，不辞而别。等潘公潘婆起来，才发觉媳妇不见了，心猜是昨天骂凶了，必是逃回娘家诉苦去了，所以也不着急，也不去找寻，只说：“让她回去，偏不去接她。”过了十来天，姚家派人来送点心给女儿和亲家，却不料被性格暴躁的潘公骂了个狗血喷头：“你们装神捣鬼地弄什么，女儿明明回家十几天了，还来送什么点心，莫非想设圈套赖婚，好将女儿再嫁人？”送点心的佣人吓了一跳，又不见姚滴珠，忙急急回去告诉了姚老汉。姚家听说不见了女儿，就赶到潘家去讨人。潘公、潘婆认为是姚家藏了女儿有意来寻事，姚家认定是潘家逼走了女儿，也许女儿已投河自尽，岂肯善罢甘休。于是一对亲家成了冤家，拉扯着吵上公堂。

李知县办案自有一套办法。开审之前，不论原告被告，先给一顿板子，然后再听申诉，目的是先给个下马威，免得恶人先告状。另一个意图是，有人怕吃板子，一些不关紧要的事就不会来寻他了，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行解决，他这县太爷也落得个轻松。李知县听得两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心里一下没了主意。于是将惊堂木一拍，大喝道：“将潘老头给夹起来，打三十大板。”

那潘老头是个硬脾气，见县太爷不问情由先拿他开刀，十分不服，大喊道：“如果是我逼死了媳妇，也该有个尸体；分明是姚家藏了人反诬于人，望大老爷明察。”李知县见他吃了板子还这么嘴硬，便放下潘老头，命皂隶将姚老汉给夹起来打了一顿。姚老汉虽被打得痛不欲生，依旧哭着辩解：“若是我将女儿藏起来，一个大活人又怎能瞒得过左邻右舍，小女

自嫁去潘家确未回来过，大人可传邻里查问。”

李知县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便说：“姚滴珠想必另有奸夫，多半是与奸夫私奔了。”

不料此言一出，潘、姚两人齐声叫道：“我们家教很严，奸夫是绝对没有的。”

李知县不由焦躁起来：“如此说来，姚滴珠是被人拐去不成？我老爷治下，还未发生过拐骗良家女子的事。我看，这姚滴珠一定是躲到哪户亲眷家去了。”于是李知县放潘老头回家，将那姚老汉拘押了起来，并振振有词地说：“总怪你教女无方，惹出这种麻烦来，先将你押下，等你家把女儿找回，再放你回去。”说着就退堂回后厅去了。李知县这么断自有他的道理。你想这姚滴珠是姚老汉的掌上明珠，女儿不见岂能不急？如果是他藏了女儿，将他押在县衙，就不怕他不交；如果真是走失了，一为爱女，二为自己，姚家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人，又何用县衙兴师动众呢？办案要都这么认真起来，县衙的案件不都堆积如山了，李知县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吟诗作画，附庸风雅呢？

那潘公见自己无半点干系，自然千恩万谢。这姚老汉好不晦气，失去了爱女，挨了板子，还要被关押起来。碰上这么位县老爷，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让儿子姚乙去托亲求友代为四处寻找女儿滴珠。

再说那潘甲闻说丢失了新婚不久的爱妻，哪里还有心思做生意？急急赶回家来，日日上县衙去催问案情，那李知县哪来这么多精神对付他，无非是多听几声叱喝，多吃几顿板子罢了。潘甲无奈，只好自己去四处查访。有人说那天清晨是看见过滴珠乘竹筏过河的，但因雾大，看不清乘了何人的竹筏；去问撑筏的人，都说没渡过姚滴珠，有人提供线索说，

莫不要乘坐了“雪里蛆”的筏，此人来去不定，是个光棍无赖，若是遇上他可就糟了。潘甲又四处打听“雪里蛆”的下落，可谁都说不上来，有人说，自案发后就没见过他的踪影，纵然去告了官，应捕一时也传唤不到他，还是白搭。潘甲吃足了李老爷的板子，也不敢造次，这案子便暂且搁了下来。

再说姚乙为了救父亲，不得不四处托人寻找妹子。这姚家有一位内亲是位出门做生意的，名唤周少溪，自受姚乙之托后，出门在外也多了一份心思，一有空闲便四处走访。一天，周少溪来到衢州的一条小巷里，见门楼口站着一位施着脂粉的女子，朝他嫣然一笑，心中不由一惊，心想这女子好生面熟，待回神一想，更是吃惊，这不就是滴珠吗？身材、面容无一不像。看来确是被人拐卖到此，沦落为烟花女子了。正想上前去问个明白，却见那女子已接得一客入内去了。周少溪毕竟是精细之人，心想如果冒冒失失去相认，一旦走漏了风声，反而坏事。于是先记清了小巷地址及门牌，急急赶回徽州向姚乙报信去了。

姚乙得知消息忙去狱中告诉了父亲，姚公听说女儿有了下落，双泪直流，忙让姚乙多带银子，速去将妹子赎回来。姚乙又将此事向李知县禀报，李知县也大为得意，心想自己的办法不错，将姚老头关着，他儿子果真下死命去查访了，用不着自己费神费财。于是极痛快地出了一张广缉文书给姚乙随身带着，万一私下取赎不成，可以立即告衢州地方官，将姚滴珠带回来。

姚乙随周少溪来到衢州后，先找个旅店住下，随后去找那条烟花巷。刚进那小巷，果见一女子斜倚门首，姚乙细看确像自己的妹子，便轻轻地连唤了几声小名，可那女子并无反应，只是倩笑着，像是不认识姚乙。姚乙心想：明明是妹

子，为什么不认我兄长，莫非是吃了迷魂汤，不认识亲人了？周少溪悄悄拉了拉他衣角，两人走出小巷，周少溪说：“凡卖到烟花巷的女子都是吃足苦头后才被逼卖笑接客的，再说鸨儿看管得紧，她是绝对不敢当面认亲的。”姚乙说：“那怎么办呢？马上告官？反正我有广缉文书。”周少溪到底是见过世面的，附着耳朵给姚乙出了个点子，姚乙连声道好，于是摸出些银两让周少溪去办事，自己先回旅店去了。那周少溪在衢州有的是朋友，花了点银子托一闲人去鸨儿那儿如此这般一说，那鸨儿收下银两就让那女子乘上一顶小轿到旅舍姚乙的住处来了。那周少溪又备了酒菜在房里，见那女子到了，便有心让他兄妹相认，自己避开去做生意去了。姚乙见那女子下轿，一步一步走进房来，无论脸相身材、一举一动都酷似妹子滴珠，心里真是悲喜交集，刚想说：妹子，你让一家人找得好苦哇。不料那女子先开口了：“小女子给客官施礼。”这话音一出，姚乙愣住了。因为这女子一口衢州语音，而且声气也不像妹子滴珠，心里凉了半截，心想差点认错人了。但转念一忖，两年多了，如被骗卖至此，入乡随俗，变了口音也是可能的。于是先请那女子坐下，一边饮酒，一边攀谈。不谈犹可，愈谈心下愈明白，的确是认错人了。原来这女子姓郑，名月娥，是衢州本地乡下人，原也是良家女子，因嫁给当地一位秀才为妾，不为秀才的大老婆所容，秀才又忘恩贪利竟将她卖到了烟花巷里。她开始死都不肯接客，但受不过打骂折磨，才被逼卖笑，心里也想能遇上个心地善良的外地客人，赎她出去从了良，也好从此跳出火坑。姚乙听了，心里很生同情，于是把自己为寻妹子到衢州，错把她当滴珠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那月娥一听十分兴奋，献计说：“既然如此，我就认你做我哥哥，跟你去徽州，一则可帮你了结

官司，让老父亲早日出狱；二则也让我脱离了苦海，那潘家再不好，总比这烟花巷强些。”姚乙一听，觉得这主意倒也不错，虽说真妹子找不到，寻个假妹子回去，至少可让父亲不再受牢狱之苦，这假妹子去潘家了结了官司，她也可脱离苦海，等于救人一命，真是两全其美的事，但一转念又担起心来，口音声气不像，要是露出了破绽可不是开玩笑的。郑月娥一心想逃脱苦海，反而安慰姚乙说：“失散两年，改了乡音也是有的，你不妨先将家里的事讲些我听，将安徽语音教我些，我尽快学，想必是能瞒过去的。”姚乙觉得有理，于是细细商量起对策来，最后决定连周少溪也瞒过，就当是认了真的姚滴珠。

送回郑月娥，姚乙等周少溪回店后，告诉说确是自家妹子，私了怕不行还不如官了。周少溪当然深信不疑，第二天纠合了一批徽州客商带着姚乙来到衢州府，向州府大人送上了安徽休宁县的广缉文书，姚乙把如何寻找失散妹子的事说了，那衢州府立即发了签牌，将那鸨儿捉来，又将那郑月娥传来，姚乙和郑月娥当众互认了兄妹，那一帮徽州客人在旁相帮作证，鸨儿一时也懵了，再加上那秀才因卖妾自知理亏，根本不敢来堂上作证。于是衢州府太守就让姚乙出了四十两银子赎出妹子回徽州去。

姚乙和郑月娥谢过周少溪和众徽州客人，第二天就雇了一只船赶回家乡去了。一路上这对假兄妹倒是十分相得，姚乙教郑月娥许多家乡话与家中事，郑月娥十分聪明乖巧，几天下来，竟把徽州语音学得八九不离十了，姚、潘两家的事也知道了大半，郑月娥担心的倒是潘甲，不知会否被他识破。姚乙忙安慰她，潘甲是个十分老实的人，再说与滴珠结婚不到两个月就出门去了，估计不会识破。于是两人有说有笑，不

知不觉到了徽州。

姚乙带着郑月娥先回到家中，姚母一见女儿，抱头痛哭，根本辨不出真假。姚老汉也被释放回家，见了女儿百感交集，只道女儿吃足了苦头，哪里还好去细问以引她伤心。一家人哭哭笑笑，庆幸总算又团聚了。

第二天一早，李知县得意地坐堂，将两家人叫齐，先让姚家认了女儿，又让潘家认了媳妇，潘甲见了两年不见的娇妻，喜从天降，感恩不尽，那潘家公婆也内心惭愧，向姚家赔了不是，于是两亲家又言归于好，拜谢了李知县回去。

那李知县心想这案子虽拖了两年，但总算了结，所以连谁拐卖了姚滴珠的细节都懒得查明，打算将案宗注销了事。不料第二天一早，那潘甲就来报告，说昨天领回的妻子不是真妻子。李知县一听十分恼火，便发怒道：“大胆刁民，昨天所有人都认了，你自己也认了，今天又来翻悔，你是嫌她进过烟花巷想赖婚不成？给我狠打十大板。”众皂隶一声齐喝，十板下去将那潘甲打得动弹不得。无奈那潘甲也继承了潘老头的倔脾气，身上被打得动不得，嘴上还是硬得很：“小的只要真妻子，不要假老婆，万望大老爷作主。”叫得众皂隶都掩口而笑。

李知县身边的师爷悄声说：“老爷，这事有点蹊跷，你退了众人，细细盘问一下再说。”于是李知县喝退了众人，耐下性子来听潘甲的诉说，潘甲将许多真、假妻子不同的细微处一一点出。李知县也不得不考虑，这案子还得花点细功夫，才会真正水落石出。师爷在旁怂恿说：“老爷若能将这案审个明白，只怕要扬名天下了。”于是李知县关照潘甲暂不可声张，也不要再在双亲面前点破，等官府细细查访明白后再说。潘甲见县老爷如此说，也只好答应暂时隐忍不发了。李知县听了

师爷的计谋，一面差人遍贴告示说姚滴珠已寻查归家，潘、姚两家官司已了结，不得再有告扰。一面暗暗悬了重赏，查找姚滴珠下落。

那真姚滴珠究竟藏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她并未走出多远，就在附近。只怪李知县太自作聪明，不肯循着蛛丝马迹细细寻找下去，结果把一个简单的案子弄得复杂化了。

只说那天清晨姚滴珠负气离家来到渡口，心里巴不得能一脚跨过河去，早点回到娘家向双亲诉说两个月来的委屈，痛哭一场泄泄心头的怨气，然后赖在娘家再也不回潘家，除非公婆来上门道歉。由于辰光还早，渡口无人也无筏，姚滴珠只有干着急。正发愁时，忽见对岸下游荡过一只竹筏来，姚滴珠喜出望外，忙招手相呼。那撑筏的正是当地出名的光棍，绰号叫“雪里蛆”的汪锡。汪锡见清早渡口便有个花朵儿似的小娘子向他招手，心里乐得发痒，心想清早运气来了，于是用力将筏撑靠过来，一面软气软声地问：“小娘子要摆渡吗？”滴珠初来乍到，又不认得“雪里蛆”，只当是一般艄工，便回答：“正是，想回娘家去。”汪锡是个善察言观色的，只见滴珠云鬓凌乱，眼角微红，再看一身打扮，便猜是过门不久的哪家新媳妇赌气回娘家的了，心下暗喜：猎物送上门来了。于是一边将筏靠岸，一边用手扶滴珠上筏，待她坐稳了，轻轻将篙一点，筏便离岸了。汪锡慢慢地撑，有意漫不经心地问：“小娘子是哪家的新媳妇吧？这么大早回娘家，怎么也没个人送？”姚滴珠一听，忍不住眼圈先红了起来，只是低头不语。汪锡又有意挑逗说：“不知哪家好福气，娶上了这么位俊媳妇，整个屯溪村里也寻不出第二个来呢。”

滴珠毕竟涉世不深，几句好听话说得她心里暖暖的，直把“雪里蛆”当好人了，便问：“大哥姓甚？认识潘甲吗？我

是潘甲媳妇。”

汪锡一听来劲了：“我姓汪，叫我汪大哥便是。潘甲自然认得，从小看他长大的，这小子好福气啊，可惜……”

姚滴珠忙问：“汪大哥，可惜什么？”

汪锡故意卖关子，顿住不讲了，反问道：“小娘子一定是受不了气回娘家去的，是吗？”滴珠被说中了心事，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雪里蛆”见猜得不错，十分得意，于是肆无忌惮地编排出潘家两老的许多坏话来，说得姚滴珠深信不疑，直把汪锡当作一位主持公道的大好人，于是将心中的委屈一古脑儿吐了出来。岂不料在她抹泪诉说时，“雪里蛆”没有将筏摇向对岸，却直向那下游的一丛竹林划去。待姚滴珠发现方向不对时，那汪锡已将筏停靠在芦丛里，跳上岸去，对姚滴珠说：“小娘子，你今天幸好坐我的筏，要是坐上个不相识的外路人的竹筏，知道你的情况将你拐卖去也不一定。”

滴珠着急道：“汪大哥，你怎么将筏停在这里？你快渡我到埠头，我多谢船钱，我认得路，谁也拐我不去。”

汪锡笑笑说：“请小娘子上岸，前面就是我家，请小娘子到我家稍坐，等我去通知你家父母，让他们来接了你去，我才放心。要不，这半路上若遇上坏人，或寻死，或被骗，我怎么脱得了干系。”滴珠心里虽然十分不快，但只当此人胆小，也怪自己刚才多讲了家中的事，心中犹豫着，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汪锡像猜中她心事似的，说：“小娘子不必怕，看，前面竹林里的瓦房便是。我家有一姑妈为我持家，不信，你上去看了便知。”姚滴珠此时也身不由己，只好跟他上岸了。

沿着小径，转了几个弯，果然有一座幽静的院子。推开院门，只见里面种有花木，窗明几净，比一般农家要清雅多了。滴珠想不到一个撑筏人竟有这么个住处，心中吃惊不少，

刚才的疑虑已减去了一半。又听汪锡一声叫：“姑妈，有客人到了。”果见一位五十七八岁衣着清洁的老妇人走了出来，一见滴珠忙客气地让座倒茶，更使滴珠放心了不少。那汪锡又到里面与姑妈嘀咕了一阵。出来后又向滴珠要了家中地址，就出门去了。滴珠只当他去通知父母来接她，自然感激不尽，也就安下心来等待了。那老妇人见她头发散乱，主动去取来了梳妆盒，让她梳头；过一会又去取来热水，让她洗脸，一面叨叨地与她说话。滴珠见这姑妈十分体贴人，说话善解人意，也不再防备，将在潘家受气的事儿再次倾吐了一番。那老妇人边听边啧啧叹息：“啊呀呀，想不到姑娘竟会落到这种人家受气吃苦，可惜，可惜。可惜一朵鲜花插错了地方。”“要是你做我的女儿，我一定让你嫁个斯文俊俏的大户人家子弟，让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终生享福。”

滴珠听了不由笑了起来：“我哪有这种福分。”正说着，门被推开，汪锡涎着脸笑着进来：“小娘子跟了我，便有这福分了。”

滴珠一惊，方知上当，不由激怒起来：“原来你是个骗拐女人的混蛋，我瞎了眼。”说着拿起桌上一把剪刀就往喉间刺去，幸好老妇人手快，一把夺下，然后对汪锡骂道：“还不滚出去，看吓着了小娘子。”

汪锡不情愿地退出门去，嘴里嘟哝道：“哼，锅里的鸭子，看你还飞得了。”那老太婆甜言软语将姚滴珠哄得心气平下来。此后每日好菜好饭款待，好话相劝，那汪锡撑着筏也不知去哪了。滴珠纵想逃离此地，但四周环水，周围又绝无人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只好暂且静下心来。这时她已有点明白，这并不是汪锡的什么家，而是一个窝点，汪锡乘撑筏四游之际做些骗拐女人的勾当，然后送到老太婆这

儿，老太婆将她们卖出去，或嫁给大户人家为妾，或送入烟花，从中获利。

又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汪锡陪了一位衣着华丽的公子哥儿来了，滴珠只听那老太婆一口一声地叫他“吴朝奉”，又命滴珠给他敬茶，那人见了滴珠就盯住上上下下地看，看得滴珠羞红了脸。这吴朝奉又留下来用餐，席间老太婆又命滴珠陪酒，不知怎的，滴珠就醉了。等酒醒过来已是深夜，吴朝奉已陪睡在她身边。姚滴珠想声张，想寻死觅活，那朝奉百般解劝，滴珠见他年轻英俊，人也还温存，心想事已至此，还有什么话说。第二天，吴朝奉出去了一趟，傍晚时分送来了拜盒，原来是八百两白银。老太婆取了四百两，将另外一半交给滴珠，作为居家度日的开销。滴珠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心想吴朝奉果然有钱，又想给朝奉做妾总比卖入烟花强，也就认命了。从此，就住在这人迹罕至的小庄园里，与老太婆一起度日。吴朝奉隔三差五地来相聚，也不带滴珠到家中去。为什么老太婆要将滴珠留在窝点里呢？原因便是滴珠是本地人。往常汪锡都从外地拐骗女子到此，然后卖出去，外地女子人生地不熟，不易被察觉。这滴珠是本地人，放出去，闹不好要坏事。加上汪锡已闻说潘、姚两家在打官司，潘甲在四处查询他的去向，所以只好将滴珠关在这庄园里了；这吴朝奉一则怕大老婆知道娶妾一事，二则也怕另立门户多花钱财，还不如这样来得方便。连姚滴珠自己也因给人不明不白地做了妾，怕家里人知道，所以也不想出去了。这一隐，竟隐居了两年多。外面为她闹出那么大的公案，她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自从县衙贴出告示后，“雪里蛆”汪锡又开始在乡里露面了。一天晚上回到庄上，与老太婆两人窃窃低语。滴珠听得